四友齋叢說摘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友齋叢說摘抄

(一)

何良俊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四

四友齋叢說摘抄一

何良俊

經

張南園曰予爲稽勳員外時江夏劉三事績以陳皓禮記集說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良是後孫九峯知之謂予曰陳說朝廷已頒降天下不可以劉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追思其言誠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舛誤者只緣劉狂誕自高又制行不檢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鎮江府在鎮江時仍

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說禮之善人不及知而亡亦遂忘之矣

談苑醍醐云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鹽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則知古經之殘缺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人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經學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長五人例有贓罰銀數千
丁巳年屠石屋葉淮源管印差要將贓罰銀送國
子監刻書因見訪及爾時朱文石爲國子司業余
與趙大周先生極力慫恿勸其刻十三經註疏此
書監中雖有舊刻然殘闕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
不可讀福州新刻本復多訛舛失今不刻恐後遂
至漫滅所關亦不爲小諸公皆以爲是大周托余
校勘余先將周易校畢方校詩書二經適文石解
官去祭酒意見不同將此項銀作修二十一史板
費去其事遂寢

余在南都時嘗與趙方泉督學言欲其分付上江二縣將書坊刻行時義盡數燒除仍行文與福建巡按御史將建寧書坊刻行時義亦盡數燒除方泉雖以為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我朝留心經術者有楊文懿程篁墩蔡虛齋章介菴諸人

余以為十三經註疏板頭既多一時工力恐難猝辦但得將古註十三經刻行一部則大有功於聖學而於　聖朝政治不為無補且亦可以嘉惠後學其費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守便可了此

惜無可與謀者

我朝薛文清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好談理性豈是不長於經術但既托之空言遂鮮實用其門弟子又蹈襲其師說各立門户深棄厚黙勦取道學之名以爲進取之捷徑自是經術道學始岐而爲二矣

今　朝廷若欲求經術之士廟堂諸公集議行之亦甚不難蓋翰林院原設有五經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當精選深于經術者爲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經者皆隸焉公家月廩餼之日省月試

必待精深然後官之則庶乎可以廣求士之門而學者競趨於經術亦不長文詞浮艷之習此選舉之佳事也蓋　祖宗元有此門舉而行之在當事諸公有意與無意耳如欲訪求經術之人當今各郡太守凡遇考滿之期各選三四人自隨如古之所謂計偕者與之俱至京師送禮部考選如計偕之人果能通經即筭任內功蹟若非其人舉主即加黜罰其無者聽然亦必以有無爲殿最或庶幾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爲南畿督學是年歲考其適領案後以

事謫授松江貳守遂爲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訪余敝廬見堂中懸馬西玄見贈詩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數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談皆學業不及公事嘗言少年時讀書五經四書大全書眉上標寫皆滿又言圓覺經說理精到是與孔子對床聽的宋儒傳註只在孔子床脚底下鑽如何會識得又痛黜詞章之學時余字登之嘗對郁子江言我聞何登之喜讀文選與藝文類聚諸書縱讀得精熟有甚用處然文章亦學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意以爲力或有餘則兼

之未必不是

我朝薛文清呂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讀書録康齋白沙俱有語録正門人劄記之以貽同志者何嘗招集如許人惟陽明先生從游者最衆然陽明之學自足聳動人況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桶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而後世中才動輒欲効之嗚呼幾何其不貽譏

於當世哉陽明同時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學時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南宗伯揚州儀眞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人語及之卽以爲談柄甘泉且然而況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謗議紛紛也

在留都時趙大周先生入覲友留都語良俊曰在京師曾一見何吉陽吉陽問余曰大周這些時何故全不講余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何所成就余應之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吉陽無以應蓋大周先生之學已到至處是卽莊子所謂目擊而道

存者夫佛家猶有打圈有喝棒有許多使人悟入處吾儒只會弄口舌口舌縱弄得伶俐作甚麼用處此正如佛家云別人弄了刀又弄戟件件弄到都不會殺人我家只有這把刀提起來便會殺人昔文殊師利往維摩處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眞入不二法門者也今之講學若悟得此意便是進得一步今世豈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師是年冬聶雙江先生進大司馬先生

在部中每日散衙後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閒談先生但問吳中舊事與吳中昔日名德絕口不及講學蓋這箇東西人人本來完具但知得者自會尋得出何須要講況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講惟可與言者始與之言此所謂因材而篤正雙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講學者不論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講而其言又未必有所發明其視雙江與大周先生蓋天壤矣

陽明先生之學今遍行宇內其門弟子甚衆都好講學然皆粘帶纏繞不能脫灑故於人意見無所發

明獨王龍溪之言玲瓏透徹令人極有感動處余未嘗與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論其辯才無礙眞得陽明牙後慧者也

史一

壬子冬到都首謁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二十年做得甚麽功夫余對以二十年惟閉門讀書雖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獵兩遍先生云汝吳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費在這箇上葢先生方談心性而黙記誦之學故也余口雖不言心甚不然之葢經術所以經世務而諸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蹟

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諸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越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蹟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何能事事曲當哉尋常應務猶可至於典章儀式名物度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故梦集則茫無所措遂至於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無救於病其人遂成疣痼矣可無懼哉

雙江先生在兵部時嘗欲托某修兵部條例蓋我朝不設丞相而　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歷朝大

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陳年案牘查之事事皆在若將六部案牘中有關于政體者一一録出修爲一書則　累朝之事更無遺漏矣余觀兩漢有會要唐會要宋各朝皆有會要大率即此類也王守溪筆記言　我朝不設起居注而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者皆闕恐後代修史無所依據殊不知今　皇帝臨朝原不會有言凡批出旨意即爲記言所行之事即爲記事也若各部條例一脩則欲放　祖宗舊制易於檢尋且甚有關於作史雙江此舉可謂極善會余補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

就余歸後雙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與之了此一事否

鄭淡泉合言中載西楊誣方遜志語若果有此文貞爲千古罪人矣

宸濠謀逆時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差南贛都御史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即差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外議籍籍皆云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主其說以爲陽明必能成功　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壻侯泰亭爲其部主事入告

晉溪曰外間人言若此而老爺堅持此議倘事有不測則滅族之禍不遠不若別有處分以爲身家計晉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謀畧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爲既而陽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報捷

方陽明先生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明即請旗牌以行而晉溪即給以旗牌陽明又取道於豐城益此時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潛爲之計廟堂之方畧已定人疑陽明之去留者何耶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

獗浙江巡按御史解晃奏聞　朝廷下兵部議晉溪呼賞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報欲

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當論罷矣賞本人回浙江傳說此語一時皆以爲湖州江南重地　朝廷不肯處分豈置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人亦偵知此語恣意刼畧不設提備先是户部爲查處錢粮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晉溪即請密敕許公討之且授以方畧許公即命憲副彭姓者潛提民兵

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即時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溪此舉蓋不煩一旅不損一財而地方尋定謀之堂廟之上而定難於數千里之外若身履其地所謂折衝於俎豆者非耶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惶遽請兵策應　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荊山憲在本兵荊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

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一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

於報捷本上票旨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呂沃洲曰正爾人品或自不同若論晉溪籌邊之才不知韓魏公范文正之在西夏果能過之否也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墻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墻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回曰花馬池一帶城墻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已上四事聞之呂沃洲

余在南館時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談西北事一日言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竿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鬱盡撤去散與從官雖衆頭目亦皆霑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時東南適有倭寇余與陸祠部五臺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贊畫之命余舉似之余曰蓋當時法網踈濶故晉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近聞總督有驄數皮箱銀去者不聞有人論之余曰此數皮箱之物未必盡以自私必

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所爲則論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已之奉以悅犯難之人今之當事者割犯難者之肉以飼權貴尚何怪債事之不旋踵耶

已巳之難　英宗既北狩撻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攄通州倉舉　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粮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豫支半年粮令其徃取於是肩負者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一云巳巳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干肅愍

日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晉溪曰當録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

爲意者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武宗在南京江提督所領邊卒軀幹頎碩膂力拳勇
皆西北勁兵也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
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提督相期至校場中
比試南人輕捷跳蹻行走如飛而北人麤坌方欲
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脇肋或觸其腰胯北
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爲之沮喪而
所畜異謀亦已潛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爲參贊機務寇天叙爲應天府
丞時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爲內守備三人者

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矣

寇亦山西人與白巖同鄉軀體頎碩膉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　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粮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柰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矣

王偉大監是小時與武宗同讀書者時適爲南京內

守備　武宗呼爲伴伴而不名從小相狎唯其言是聽遂得從中調護故喬寇二公得行其志是雖適然之會亦可以占社稷靈長之福矣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彬懼懾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傳旨開聚寶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眞可謂以死衛社稷者矣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强買貨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選矬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

宮祗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即與相搏邏卒大爲所挫後遂斂蹟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前溪爲國子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即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白巖即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於白巖一時權宜而能全　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蕡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舡綽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爲之大擾過揚州蔣瑤爲揚州太守獨

不拆房曰沿河非　聖駕臨幸之地扯舡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户蔣曰揚州止有四箇大户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户江又傳旨云　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箇綉女江問今在何處蔣曰民間盡無知府有親女三人　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後　武宗駕崩薛贇治罪蔣累官至工部尚書蔣是湖州人

王陽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時　武宗南幸任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　聖駕親征奎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陽明自言與寧藩戰于鄱陽湖部署已定初亦不甚禱張但罪人既得而　聖駕忽復巡遊　上意叵測爲之目不交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浙省陽明張燕于鎮海樓酒半撤去梯出書簡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之蹟也盡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返南都力保陽明無他遂免於禍若陽明持此挾之則

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武宗大漸之時既誅戮江彬人心未定國未有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讒邪交搆其間稍有異同則國事幾殆時楊石齋秉政卒能緝睦宮闈鎮安中外使虛宁數月天下晏然眞可謂社稷之臣矣古人謂天子門生石齋成捧日之功以議禮不合無故而去天下惜之　今上即位賜謚文忠易名之典出自廟堂可謂合萬世之公矣

石齋當　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俄頃命

中書十餘人操牘以進石齋一一口授動中機宜
畧無舛錯此眞有宰相之才雖姚崇何以過之
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於朝言　朝廷養
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
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
敢不盡力効命況虜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
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
以觀其纍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一與之盟則要劫
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於是和議遂息虜人果
以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

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啟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今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實功在社稷然舉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豈真所謂曲突徙薪者耶

大周既論列於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開損軍之令蓋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者即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畧而百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將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録周尚文之功周尚文邊

將之有功而方論罪者其三釋放楊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次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周時爲國子司業即命帶俞都御史職銜賞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勅印實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請勅印元宰啣恨不許論辯既久義頗正不能奪遂給勅印以行既出城至佐咸寧營咸寧希中旨不肯收銀令大周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周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旦虜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於難不然則立爲糜粉矣後以前事謫其縣典史

大周先生言我上疏後在順門上待捉同年與同館諸公無一人來視者唯張酂江陪坐竟日商確言論皆侃侃可聽酂江羅峯子以恩蔭補官此足以見羅峯立朝正色而其遺範猶有可觀

余在南都時張石川通政時已致仕因倭寇之變來南都漫遊有一相識內臣適管十庫張往拜之約余同行余欲因此以訪　太祖舊蹟遂相携而往八西華門即訪丞相府府在西華門內北向規模甚宏壯　太祖誅胡惟庸汪廣洋後府遂廢今所存者惟垝垣傾棟斷烟荒草而已

太祖自誅胡汪之後遂不設丞相而　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閣下諸臣但以備顧問而已故解縉與胡廣諸人皆以講讀入閣辦事楊文定亦但以太常少卿入不兼部臣亦無散官故其權甚輕然各衙門章奏皆送閣下票旨事權所在其勢不得不重後三楊在閣既久漸兼尚書其後散官加至保傅雖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矣

我　朝相業獨稱三楊與李文達然文貞不必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

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强禦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魯置之於法畧不少貸文敏知卽薦爲僉都御史

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至范獨不爲禮文定卽薦爲德安太守范台州人以二事而律之近事則二公者雖欲不謂之賢宰相得乎

楊文貞公之子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貞同鄉且相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

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於數百里外文貞一見以爲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爲此語大不平之後事敗鄉民奏聞朝廷逮其子至京處以重典文貞始知其子之詐然文貞猶以舊憾抑庵在吏部十餘年終不得入閣者人以爲文貞沮之也由前二事觀之則三楊之中文貞爲最劣矣

楊文貞獨喜薦士故其聲譽藉甚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

經傳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爲患難之交訥黑瑾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見知皆入啟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我　朝宰相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丘剛方則淳安之商濬縣之岳博大則宜興之徐清介則全州之蔣嚴正則陳留洛陽之二劉餘姚之謝風流文雅則長沙之李有才斷肯擔當則新都京口之楊永嘉之張此則列聖甄陶英賢輩出皆卓然可稱而無愧於前代諸人者也

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內外憲官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　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户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　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粮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　詔留復職尋陞南京

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顧公在都察院清剛有重望爲先朝名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

雙槐歲抄曰弘治己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絶不爲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滾滾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禮爲要自學士爲祭酒最久任所著有

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諸書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故其書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然公此時猶未入閣安有沮之之事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公偶坐其上三原嘖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許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三原致仕去人以教訐議公公實不知也

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

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王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扼理改而從正者乎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彭率羣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使中官宣諭命衆官退翰林中有呵叱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必不敢奉　詔且不得命不敢退彭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

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上感動　毋后亦悟即傳　旨諭羣臣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毋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攄禮陳乞所幸　聖毋開喻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雙槐歲抄載憲廟時事頗爲詳實今録出之以俟作史者成化間儉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內閣則商公輅劉公珝都憲則王公恕鄭公時府

丞則楊公守隨刑部則有林公俊忠讜格君遂得無損於　聖政丙申七月黑眚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之狀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　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爲逆伏誅乃開西廠於靈濟宮前　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拜札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　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說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爲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

臣提督若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震怒再此申瀆　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録呈異書爲名黃緣傳　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而僧道樂工之躐其儕者又不足數李孜省僧繼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嘗爲姦盜

被楚傷脛號王瘸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竪王敬掖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箠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覓金蜈蚣栲訊無有里胥通賄乃喜令置酒遊山酒半燁燁樹間皆此物也其幻術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端毅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　詔竄敬僇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饑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傷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

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命謫貴州參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　上稍厭芳所爲癸卯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　上命中官表琦傳　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盡讙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楊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克軍後孜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

常丞比公還　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　命改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　旨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譜楊公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朝矣忽中官傳　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擯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　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售尊爲法王出入禁禦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

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折毀民居益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劾芳薦進繼曉過惡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兼素叢論救亦下獄貶石州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爲吏書言俊叢忠直　上悟傳　肯俱復原職南京用而叢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爲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搜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諸庫其持正皆此類也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

然實剛介敢言潛格　君心後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之求退即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至尊內外諸臣卧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大監懷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

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商文毅公輅在內閣時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恃寵忘之寵大肆貪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户侍改副都御史以行滇民爲之少甦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

大名王公越受能賂而沮之同一任事大臣而賢不肖相遠如此只此二事則我　朝當事大臣其功業孰有能與之爭者張南園謂世不傳其功業何耶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方石爲兩京祭酒白僚師師眞可謂朝無倖位野無遺賢雖則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容誠有所謂若已

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武宗初諫齋已去位中
更逆竪亂政其所以鎮壓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
之舊臣也故我　朝相業當以諫齋爲第一使比
人作相正直剛果則有之必求其寬裕弘遠若此
者恐亦不可多得也然所以致此者蓋由　孝宗
信任之專而諫齋久於其位故也苟責効於旦夕
亦安敢望此哉
我　朝列聖修德皇天眷佑凡遇國家有一大事必
生一人以靖之如　英宗北狩則生一于肅愍劉

瑾謀逆則生一楊文襄宸濠之變則生一王陽明武宗南巡則生一喬白巖　武宗大漸時江彬陰畜異謀則生一楊文忠王晉溪皆對病之藥手到病除真若天之有意而生之者此則　祖宗在上於昭于天而國家千萬年靈長之祚亦可以豫卜之矣

聞劉瑾之事　武宗偏聽幾不可奪張永太監與楊文襄同提兵討安化王文襄在軍中語及因以危言動張永永回京陳於　武宗遂從中制之故得不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謀之外廷是速

其變而禍且不測矣

震澤長語云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閣下必先與商量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重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恣肆若當時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　孝宗大漸時召劉晦庵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庵去木齋繼去使

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不有負先帝之托耶則文正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顧東江言之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殁時其門生故吏滿朝

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修王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畧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

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贍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請塋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衍其所職則啟沃輔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

也公孤寧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益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弁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益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修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辭典文誄之請者益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矣尚幸有不效可持之以見先

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唾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唾者曰乃爾乃爾余披誦再三不覺清風襲人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考其進閣是丁卯九月正晦庵與木齋去國之日也是時瑾之惡逆方熾不聞野亭有所論列或者新至政府事權尚不在我耶然九月大

拜十月卽以病老乞休章凡七八上上以春宮講讀恩溫旨勉留甫一年餘至巳巳春而瑾敗辛未春公求去益力遂得請而歸時野亭年方六十未懸車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決於去耳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卽聖人所稱綽綽有餘裕者蓋不過此則野亭者豈特近代所無蓋加於古人一等矣

鄒東郭爲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

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

卑禮謟態不會操演知者謂爲麄鄙不知者且以

爲簡傲東郭云卽公骯髒於山林其能脂韋於朝

著耶

餘姚士夫與朋友皆言謝木齋致仕還家每日與諸

女孫鬬葉子以消日常買青州大柿餅宣州好栗

戲賭以爲樂不問外事由今觀之木齋眞一愚癡

老子耳

張羅峯如取回各省鎭守太監他人雖得君最專者

亦不肯如此擔當獨大獄一事遺萬世笑端
今世宰相何嘗不格外用人但若非納其重賄則私
其親昵唯李文正用潘南屏張羅峯用葉幼學世
服其公
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則是營求而得唯趙大周
入閣出自　聖裁蓋　穆宗皇帝初登極時大周
爲國子祭酒舊制天子幸學則祭酒講書是日大
周進講言多諷諭甚爲切直　聖上大悅遂加眷
注然其人秉心持正且剛直有口遇事輒發不能
藏垢大臣有不合且忌之者即打發至南京矣

聖上數問前日講書這老兒如何不見左右對以今任南京禮部侍郎　聖上即有召還之命不久遂眞拜矣然一直不容於羣枉故不久而以論罷大周每事泥古不通時變誠亦有之然其忠誠許國奮不顧身何可掩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廷豈可一日缺諷議之臣留之以箴儆於國可也何故羣擠而力排之昔晁錯喜言事遂爲袁盎所陷後人作忠鳥傳以哀之李令伯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蓋從古而然矣

董紫岡每稱上海王弘洲圻在道中敢言肯任事不

久弘洲即陞出爲某省僉事時趙大周以閣臣署都察院事紫岡曰豈趙大周亦不能容一好御史在衙門中耶余亦甚不平之謂大周不宜有此後壬申歲見陸敬齋始得其詳敬齋言大周平日深憤邊政紊亂每年將官與撻虜買和總督虛張報捷當事日納其重賄即濫冒功賞歲以爲常而包藏禍患將來有不可勝言者是歲陳其學爲總督有報捷本云某月某日撻虜犯邊總兵趙苛與之抵敵連勝數陣即時逐出塞外矣繼而巡按御史燕儒宦亦奏某處於某日失事此時將官關節已

到京師又趙苛者一大臣門下人也遂置不問王弘洲發其事疏中言頗切直大周卽昌言於朝曰衙門中有一王御史方纔成箇都察院且言臺省諸人身任　國家之重今分受幾車白銀黃鼠卽不顧朝廷利害大臣固當如是耶諸老一聞遂銜之切齒雖同鄉一大臣亦與抵牾適有滄州一差任扎京城以時出巡乃道中第一羙差也資次正該弘洲論者以爲大周私於弘洲弘洲卽陞僉事繼遭貶謫而大周亦蹇言官論罷矣大周每事持正言論侃侃此誠曲突徙薪之計苟突決棟焚若

一時撲滅猶可言也或火勢太盛至於蔓延則將
柰何一犯衆怒遂羣擠而力去之孰謂隆慶一朝
刑政果無缺失耶

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周
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
曰丘何事棲棲者歟無乃爲佞乎當時人亦稱孔
子之名則我豈得爲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
云王忠肅翺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
公總督後恭襄入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
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

若大周欲行之於今日豈能一日容哉

壬子年秋余謁選至京時在政府者乃嚴介溪與存齋先生呂南渠三人也介溪前爲南宗伯時余蒙其賞識存齋是郡中先達名德南渠其是其爲南京國子司業時舊門生也且附其冢嗣葵陽官船到京葵陽好古重賢相與款密故余亦時時往來於三公之家見介溪之門每日如市庶僚之來謁事於小相者肩摩踵接與其家人爭先出入時時有三四家人在門外氈毬視庶僚如無物唯各堂上至少遜去耳有時庶僚滿堂一堂上至則分投

到其家人門房中坐其家人或彈琴或圍棋或博塞分局嬉戲喧鬨竟日每日如此存齋先生則其門如水眞可羅雀某雖其晚進且姻家亦未嘗見其家人之面有時　直各官來謁其通謁者唯李班頭一人而已古人云安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耶此人或庶幾近之蓋其於衆官之高下大小與親識之踈密賢否其接對之間無不各當其分蓋雖此人之不易得亦足以見先生之知人善任使也有時至西城必經先生之門亦不見其門上有家人出入往來此亦恐近古所未有者南渠之門則

喧寂相半然其門下往來者皆舊親識也葢餘姚士子皆出外謀生鮮有家居者時孫忠烈長子錦衣公在朝故餘姚人叢集於京師皆出入於二家余每造南渠見其鄉人滿坐有時葵陽以小飯見留則余以一人雜厠於衆餘姚人之中殊覺無意其或以公事而來者余見亦罕矣則其家往來雖多益見其厚此皆余所目擊者故直書之以示後人而其得失邪正可以觀矣

隆慶初政獨纂修實錄一節殊爲率畧恐後日不能無遺憾也嘗記得小時余年十六歲爲正德辛巳

武宗升遐至次年壬午　世宗皇帝改元嘉靖
武宗好巡遊其政蹟本少又　世宗以藩王入
繼然猶差進士二員來南直隸纂修二進士皆徐
姓余猶能記之若　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講
求典禮故四十五年之中其大建置大興革何所
不有況昔年海上如秦璠王艮作耗近來倭奴犯
境用兵兩次其有功與效事之人以及冒破錢粮
臨陣敗北者何可枚舉倘一時軍門奏報不實或
史局傳聞失眞專賴纂修官傳采輿論奏聞改正
庶爲實録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縣其分建之由

必有所爲而建議者何人後廢格不行者又何人當建與否博訪民間之論一一修入庶　朝廷有所考據持循何至建而廢廢而復建議論紛紜漫無畫一哉是皆纂修率畧之故也昔年纂修　武宗實錄時蘇州府聘楊議部循吉主之楊長於修書其立例皆有法其所修有吳郡纂修實錄志一冊舊是刻本後燬於回祿板不存矣余聞　世宗賓天即多方購之後得一本甚喜以爲倘修實錄其凡例據此爲式可也後聞不差纂修官亦不聘問郡中文學掌故但發提學御史御史行郡縣郡

縣行學學官令做禮生秀才扭捻進呈此是　朝
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費幾何乃靳惜小費
而使　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與夫郡縣官師人
物地方大事不知寫作甚麼模樣也
嘗觀唐時詔令凡即位改元之詔其　先朝賦寓諸
臣即與量移量移後方纔牽復牽復後方始收敘
夫此輩皆忠誠許國之人即日用之猶恨其晚然
必待徊翔二三年者正以默寓三年無改之道也
既收敘則升進不論矣況諸臣當謫居思過之餘
蒙恩得釋優游漸進殊有趣味若一旦驟致尊顯

則豈臣子送死事君之義其心必不自安蓋不忘舊君者臣子送死之義而仰體新君三年無改之情者乃事君之禮也豈有舊君尚未卒哭而其素所不喜之人靦然處於高位譬如人家有一幹僕偶得罪於其主譴逐在外其主既死尸肉未寒而新主即招之使來任以家政意氣揚揚傲然自得揆之人情於上下彼此舉有未安

楊虞坡在吏部日我太府李葵菴先生以禮部郎中陞延平太守時論甚不平之先是楊虞坡之子亦以禮部郎中陞提學副使一日大周面語楊曰我

四川李郎中如何陞他做太守楊曰李在部中亦無甚才望大周曰想是你兒子因有望故陞做提學楊語塞余觀近世士大夫皆以巧言令色互爲容悅做成套子而大周獨以古道行之是可謂疾風之勁草矣其何以容於世哉後高中玄在吏部葵菴以調繁改松江中玄去位葵菴亦以考察去百姓皆孺慕送者擁路至不得行夫冢宰爲　朝廷擇守令以子育萬民今乃奪民之慈母苟四方皆若此可不爲之寒心哉

朱象玄司成說有一順門上內臣嘗語余曰我輩在

順門上久見時事幾變矣昔日張先生進朝我們多要打箇弓益言羅峯也後至夏先生我們只平看眼兒看哩今嚴先生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益屢變屢下矣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五

四友齋叢說摘抄二

史二

菽園雜記云僧智暉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曰此等秀才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

來　聖恩寬大法網踈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朝廷於諸大臣有飾終之典易名錫謚極其優矣古者凡定謚則考功上行狀太常博士作謚議有不合者給事中駁奏再議必求允當不使名浮於實其人或有未善則若荒若煬皆所不諱唐宋以來

此恒典也　我朝稍變其制大率禮部定謚而閣下看詳施行　列聖亦皆慎重雖有諱惡之義然必求其實如李文達賢錢文通溥劉文和珝汪榮和鋐皆彷彿其素不過於褒飾　先帝雖英斷特出獨於此不甚加意故一時之謚不無踰濫　今上登極凡　先朝大臣未有謚者皆賜謚如王陽明之謚文成楊石齋之謚文忠可爲至當昔張良謚文成孔子亦加大成陽明之文事武功可謂成矣石齋則功在社稷安得不謂之忠雖至百世誰復有異議哉蓋由當事者識見卓絕一出於至公

故也

國初承宋元之後諸公皆講學然人人有物議獨薛文清王陽明二公雖使之從祀廟廷可無愧色

永樂己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後壬辰年正月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歲以爲常户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賫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聊爲賢母懽此眞太平盛事前古所未有者

王忠肅翱嘗至東閣議事有一從行王事與左順門內豎談笑公望見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黨篇乎

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榻豈臣子嬉笑處耶乃知前輩讀書眞有身體力行之意且屬官有過卽以直言相正皆非近時所有也

鄉古士汝愚名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蛇蜿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

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
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

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早朝之後淚居法官此心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巳酉御史湯鵬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判案始獲免卒以謫死時年二十六

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户所吏目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笞之泣受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還

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吳獻臣在正德初以劾奏逆瑾枷號午門前一月謫戍瑾誅起官爲松江同知後嘉靖初歷官至都御史巡撫南直隸余小時初入學適值公行部至松嘗一望見其顏色其人軀幹短小黑瘦骨立且舉動輕率儼然一山猴也察院中常畜小鷄自種瓜茄有時正坐堂忽念及鷄雛或瓜茄當灌汲雖徒衆盈庭即棄之入內俄頃而出人以爲癡然政體清嚴人莫敢犯且博極羣書至孔廟行香講書畢問諸生五眼鷄三脚猫故事諸生無以應者又薛

子粹言胡子粹言分賜諸生與今之俗吏迥然不同

吳獻臣號東湖爲松江同知時適劉德滋琬爲太守劉江西人亦能吏也故事太守升堂後各佐貳官散至公館或私衙中理事此舊規也獻臣獨不去即側坐於府堂上凡太守舉動有不當者即正言不避性復多虱有時與太守燕居輒捫一虱置卓上周圍以唾作一大圈直視太守曰看你走到那裡去其剛傲凌物如此此是余先公爲粮長在府縣中祇應蓋親聞見之

廬陵孫先生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後以御史提督南畿學校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或燈下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先生解衣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與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臺試見録而赴舉者提學必簪花掛紅披樂導送時茂陵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曰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陋諸生於非禮花紅披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大門而還

南園漫録曰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我不能擔怨公私謂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贊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矣宜　孝廟之重之也余謂弘治當人才極盛之時然吏部尚不肯擔怨今日之事又何待言

王端毅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羅一服無紗羅日給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

隨行恐致子民陰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詞而焚香禮之

王端毅巡撫雲南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逆宴於平夷亮回能問這巡撫比王其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大與王其不同能微笑曰王其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

南園漫錄曰王端毅爲吏書時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

甚入都爲羞今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羞於人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無異議使非眞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增多口也余見先後爲吏書凡幾人矣竟不敢署門如此亦各自知也

南園漫錄曰弘治初三原王公爲吏書鈞州馬公爲兵書同朝王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後馬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爲吏書每對子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號但曰老天官前輩之謙已敬德如此

南園漫錄云三原王公爲吏書時天台夏進士鍭以

省親違限例當送問鋟以爲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時子爲王事欽據法白公必欲送問鋟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鋟嘗以所爲文獻公公甚惜之命子勸鋟鋟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子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故遣某相告果不能而長歸任子歸矣倘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於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鋟送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召子引官面問曰鋟去

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笑謂子曰此年少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愛惜保護之如此法亦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秦誓言大臣一無他技但休休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遂能保我子孫黎民則大臣愛才豈細故哉若端毅公者非但近代之所絕無雖古人亦以爲難矣以余所見近來唯顧東橋馬西玄二

公見人有一言一字之可取者即稱譽不絕口誠有若已有之之意夏鍭天台人號赤城王后梁先生鄉人也后梁甚重之嘗憶得后梁舉其七言律二句云雙禽自卧青苔巷一杖驚飛翠竹墻此詩亦失之欠新似南宋人語惟詠麻姑酒二句云紫泥四尺高於軀使我未飲先愁無頗迭蕩可誦大率是有才者端敎公愛惜而成全之如此惜東橋西玄不曾當事未得行其意耳二百年來宰相唯楊東里李西涯肯薦士故二公之聲聲特著亦是百世不朽之業也嚴介溪爲南宗伯時余嘗見之

其謙虛愛才之意儼然可掬及在政府但以言語誘人未曾着實舉行或者其奪於小相歟昔秦檜當國其子秦熺用事當時稱爲小相大抵骨肉情深恩能掩義若不以義自克能不奪於小相者鮮矣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牆而行益愧之也時耿方代王爲冢宰而心服其賢如此余謂此特端毅公之一節亦其最小者耳

然觀人正當於其小者蓋其打點不到處也只此一事而王公之清嚴耿公之服善皆前輩之盛事也今有如三原公者寧不羣詆而訕笑之耶

張南園云華容劉東山爲兵書時極意薦才時張綵爲稽勳員外欲求越次之舉適值北虜火篩張甚遂以談兵動劉劉極推許余素知綵姦險無學貪財好色其談兵亦妄也頗不謂然東山曰吾無才而居此故急於取才耳余言就才之中須少有行檢若通無行恐亦不可任劉不懌後竟以僉都御史薦時泌陽焦公芳爲吏書吳郡王公鏊爲吏侍

靈寶許公進祕爲兵書焦亦才綵王許固不可乃止後綵附劉瑾起爲文選郎中陞僉都御史即轉吏侍竟以瑾事伏誅忠宣爲綵所欺固是一時之誤然其言曰吾無才處此故急於取才故是萬世之利也張曲江猶爲安祿山所誤於公也何尤

劉吉丁外艱　詔賞以羊酒寶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音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甲身阿結昏夜欵門斬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

會　詔書舉用廢滯吉特爲奏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珍部屬員外郎林俊此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以媚衆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垣傷物震驚陵寢上戒諭羣臣修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

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鑾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爲劉綿花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舍恢諧者吉奏凡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遲俟賄始惡之使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吉疏

上卽允猶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勅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攔街指曰咲綿花去矣

昇尋被召擢少詹事

我朝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眞可謂不負大科矣然三人皆江西亦奇事也羅一峯之高風大節昭如日星獨張舒二公世或有不知之者余故表而著之

我朝　列聖培養賢才輩出當　憲　孝二朝名臣極多一時如王端毅馬端肅彭幸庵諸公皆有物

論獨薛文清劉忠宣章文懿三公雖婦人女子皆知其賢無毫髮可議

倪文毅公嶽弘治中爲冢宰極有風力諸司畏奉之恐後自南轉北假一錦衣官之宅以居以價償之堅不肯受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張都堂獲支足矣時在淮上者張簡肅敷華也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宜奉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倪大悔沮

吳少君名孺子能詩無營無欲一蕭然物外人也是蘭溪人其言章楓山唐漁石方寒溪之事甚詳楓

山祖居渡瀆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溪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留飯雖鷄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人營辦每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唯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礙冠楓山終日宴坐其中楓山作文構思必起坐繞室中行紗幘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哭於斯別無營構

楓山官止祭酒後以侍郎尚書起之皆不應命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每口日

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歲入不敷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常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吳少君之父名一源歲貢生少從學於楓山有時往見楓山是大鬍子飯後必拂鬚而出麥屑尚霑滯鬚上拂拭不盡吳益親見之

章文懿移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攝一罪犯經文懿門前過逕走入文懿家從天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鬧謂藏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中尋索差人直進文懿卧房內尋不見亦從

後門上天福山追趕而去文懿與夫人畧不動於色

章文懿之誠朴出於天性吳少君言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狼餐而盡若門生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時只蔬食葢文懿初非矯强亦無意必其誠朴之性以爲有則吃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今仕宦之家皆積財巨萬猶營求不已夫人於禀受之初其財帛金寶皆有分

限如萬斛之舟只可容萬斛更加數斛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剩使之語言人命中財物皆有定數少過其數則天遣一使掠去之但適滿其命中之數而止夫士夫之意以爲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則緩急有濟殊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財獲福之說夫散財何以獲福亦只是言人積財太多過其分限則冥中之神以橫事耗蠹其財若適滿其數則事亦不至矣然與其先因事以儲財不若豫疎財以彌事此皆先賢權教欲人之好義而疎財也夫讀書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讀書萬卷而獨

昧於此有至死而不悟者吁可嘆哉

吳少君曰蘭溪人言我金華溪山中此等人甚多恐章文懿亦未足爲異余語之曰君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豈謂今世無此輩人蓋人生之初其本來面目無不如此但一讀書知事涉於世網富貴之心一動其中則無所不至而本然之初毫髮無復存矣故山中時有此等人君試言仕宦中如此等者有幾人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唯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此其所以可貴耳

章朴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
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
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塲買
賣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王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懿尚在
陽明往見在城外卽換四人轎屏去隊伍而行蓋
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隨行必有隊伍也至文懿
家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門
生曾爲廣中通判以贓去官欲帶一功以贖前罪
文懿力爲之言陽明曰無奈報功本已去矣然本

實未行人以爲文懿似多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爲人所欺然心實無私言之益見其厚

世之人大率才大者多闊於拘檢故楊遂庵石齋張羅峯物議甚多如王晉溪者世遂以小人目之然其才固不可掩也

朱玉峯希周狀元登第爲南京吏部尚書適當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於玉峯玉峯不聽但以已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合從公再考玉峯即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部職業唯考察

一事最爲重大故臣自到任以來即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若一時所訪者又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即罷臣別委一賢明者任之則庶無虧損於聖政即解官去余昔在衡山齋中適王峯來訪衡山余在屏後竊窺之見其言若不出口步履蹜蹜如有循蓋恂恂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

衡山常對人言我輩皆有過舉惟王峯混然一純德人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爲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爲徒行矣

吳匏庵爲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覲往見匏庵匏庵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此太守元不知蘇州有箇沈石田茫無所對匏庵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

以為迂妄不急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豫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已丑進士安邑張瓊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

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撿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云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亦奇古叅以前後塲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

許仲貽穀言東橋在承天督工時嘗以事至京介老

設燕待之是日許適至介老家介老語許曰今日請東橋無人可陪席子是其門生可在此一坐俄而東橋至介老南面設一席在堂之中比面設一席在堂之左偏側設一席東橋畧不請主人遷席相對既入坐東橋嫌酒冷不堪飲主人命取熱酒酒至東橋又嫌太熱指顧揮霍不知有主人而主人執禮愈恭一則能篤於下賢一則能不休於賚勢當時蓋兩賢之

南京顧橫涇璟字英玉乃東橋之弟亦有文章登正德甲戌進士有重名爲南京兵部武庫郎中格去

徐東園錦衣衛帶衔之俸有一兵官緣事在部亦親家也托其尊公一言橫涇重加譴責立正其罪在官清嚴之極毫髮無所私其先家業亦厚有槽坊二處然自奉頗豐其姪孫孝常云吾家叔祖每日厨中如乾飯水飯糜粥之類無一不備唯其所指歷官數年賣來用盡後以憲副致仕家居去官後惟居臨街一小樓扁寒松齋訓蒙童數人以自給霍渭厓是其同年爲南京禮部尚書拆毀無名庵觀憐其貧以廢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納有時絕糧東橋聞以斗斛亦不肯受東橋日有燕席絕

足不往有隣家二老人其小時朋友也隔數日則
召之來畧備蔬蕨三人相對盡三四壜而去
今言中載萬治齋勘處湖廣山夷疏甚得夷人情狀
可著令　甲以爲南方用兵者之戒
今言論崔後渠王浚川二公朱象玄摘二事議之余
謂後渠淳朴天至終鞅不掩瑜若浚川唐神仙一
事誠鳳德之衰也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
宗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
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童曰

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其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　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諭也先曰爾父其年來朝受其賜其年又受其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　英廟配問於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壻耶後史何以載邪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

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侯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我朝譯使中乃有此人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毋后大德子無以報也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　太

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阿丑乃鍾馗司裝戲者頗機警善諧謔亦優旃敬新磨之流也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得一人問其名姓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微哂而已若　憲宗因此稍加釐正則於　朝政大有所補正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則滑稽其可少哉

惜乎　憲廟但付之一哂而已若在今日則胡塗
亦無用處唯佻狡躁競者乃得進耳
乙卯年倭賊從浙江由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國太
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相對兩
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
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
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門雖賊退尚不
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密平日諸勳貴驕
從呵擁交馳於道軍卒月請糧八萬正爲今日爾
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即張皇如此寧不大爲

朝廷之辱耶

倭賊既殺敗官兵此日即宿於板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沉瞞此農家與顧彭山太常庄隣耸其庄上人親見之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殺都盡但諸公皆不知兵聞賊至則盛怒而出一有敗衂則退然沮喪遁蹟匿影唯恐不密殊不知一勝一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敗而爲功者此正用計之時也而乃耳於自喪何耶且又不用細作全無間諜遇着便殺殺敗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

也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刼常州傳言欲窺南京京城震恐有言毋陽爲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毋陽須築一堅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毋陽之所以有關於南京要害者使毋陽有城賊人攻毋陽城不下必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毋陽兵之躡其後也苟不得毋陽城越之而來則南京兵當其前毋陽兵躡其後句容出一兵擣其中此之謂腹背受敵兵家所忌乃必敗之道也故能遥爲南京聲援譬如倭子越嘉興

而至蘇州使蘇州兵迎敵嘉興兵躡之吳江兵從而擣之則豈能如此得志哉今賊至嘉興嘉興堅閉城門與之一戰城下任其過去則吳江蘇州當其衝嘉興方安坐相慶以爲無事矣若但如此則毋陽雖有城亦何益於南京勝負之數哉然此等調度全在總督而當事諸公曾無一人及此者可嘆可歎

倭寇既去之後司寇景山錢公在大理余與之言曰夫倭寇之來大江之外有三路可達南都從常鎮來則句容其一路也從宜興來則秣陵關其一路

也從太平而來則江陵鎮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須得地利今參贊與守備諸公當親至其處相度地形如某處可以屯兵某處可以會戰某處可以設伏皆默識於心倘一日有警則差其將官豫先提兵扎營於某處拒敵某將官於某處策應某將官於某處設伏待其既至則與之爭利先占山頭則我爲主彼爲客我以逸彼以勞所以制敵者在我矣萬一不利則策應兵與伏兵俱起左右合擊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謂廟勝者蓋不越此今必待敵人既至然後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與合

戰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傷若忽與虎遇苟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戰之兵氣未及定猝與敵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則萬萬必敗又豈待智者而後知耶公當可言之地可與當事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諸公後亦頗用其說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見守備何太監余謝山田舍郎何太監舊庄也何云公庄上楊樹何蕭疎若此余曰公無事不出城何由見之何云前日與諸公看埋伏耳夫既謂之伏當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遊行潛覓其處豈可顯言於

衆曰吾往尋設伏處耶謂之機務恐不如此
張蒙溪在參贊時頗好興建其所置振武營後遂啟
黃林原之變其他如仙鶴營望江樓等處所費動
以數十萬計然使一朝有事實分毫無補於　朝
廷無救於地方又以南都形勢與各營壘刻一石
碑以傳中間刻城南十二伏城東十二伏城北十
二伏刻成江荊石以一本見遺余語荊石曰老子
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唐太宗征高麗命元
萬頃爲檄文檄中有不知守鴨綠之險之語高麗
即移兵守鴨綠江兵不得渡太宗遂貶謫萬頃夫

謂之曰伏當使鬼神亦不得而知顧可傳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當即白之巫毀其后無貽有識者之誚江亦不言后至今存此豈虞詡增竈之意蓋有餘者示之不足不足者示之有餘諸公或自有見然非愚陋者之所知也

甲寅歲倭寇到栢林即以余兄弟三家爲巢穴屯扎將一年本地方劫掠既盡後往嘉興湖州劫掠空巢而出去旬日復歸府縣聞之即遣人縱火而三家百年營構盡付烈焰矣初報至南都舍弟頗不平余意色恬然蓋此宅既爲倭寇所據已非我之

所有若燒去房室彼不能駐足必徙他處則此處田土尚有人耕種不然則方將安居樂業於此而居民遠避田卒汚萊寧有窮已時耶顧不如燒之爲愈但當事諸公不能燒於倭賊方在之時而乃燒於倭賊既去之後此則深爲可恐耳

陸五臺從總督幕中回余問之曰倭賊之在柘林與在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設絆索響鈴否云皆無之余以爲使當事者用計周遭以鐵蒺藜密布命細作二三人深夜入賊中舉火大軍在二里外但鳴

鑼發喊則此輩驚動自相攻擊可以殲盡矣夫山林險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也豈有賊住在人家淹頓日久不知用計焚之但欲白日與之較力幾何其不敗衂也哉

張半洲爲總督時余嘗條例數事時選部屬爲贊畫儀制郎中盛南橋亦在選中　條例中有肅威刑一事曰總督受命出師　朝廷給與旗牌正欲假以生殺之柄今逗撓軍機與臨陣畏縮未聞有斬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致勝難矣盛即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輩殺人耶殊不知殺一人乃所以全千

萬人也今獨惜敗殘數十卒而不念東南被殺者數千萬人此數千萬人獨非民命乎可歎可歎

陸五臺自贊畫幕中返南都余戲之曰公平昔論兵智畧輻輳此行何寂寂如此五臺言總制公初不令吾輩畫策余問然則要公輩何用曰終日只理會各處文移耳昔日李文饒因維州之事造籌邊樓終日上樓計算敵人無論用兵即今人有構訟者遇一硬對頭則梳頭也計算此對頭喫飯也計算此對頭豈有工夫管閒事況用兵乃　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亡所係豈有不專心計

算敵人而終日理會文移哉文移縱理會得甚許密亦何益於勝敗之數則無怪乎總制諸公僨事之接踵也

今世將官皆受制於總督無論賞罰雖出師之期亦必請命而行此甚無謂蓋用兵機宜在於呼吸之間正須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適至則彼之氣先奪矣夫然後可以制勝今必請之總督請之巡按請之兵備我未及發而彼先知已自有備況正合機宜而或相沮撓未合機宜而或加督促則我之氣已奪雖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難矣

聞

祖宗朝遣大將提兵則設一都御史與之督糧不與兵事此甚得任將之道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南都之險唯在長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龍江關但四五百里設中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或自淮揚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而　朝廷所設重兵十萬之衆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兵亦甚單弱南京兵部署不干與而宿重兵於

無用之地甚非長筭余嘗與趙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謀於六科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帶晉操江然此議亦未允當蓋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當開府於儀真督率鎮江儀真等衛軍專一校閱水戰南京於京營中抽選一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彼此策應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　祖宗根本之地始爲有恃矣科中建白既欠周詳後　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議報兵部推奸避事懼其委任責成擔子頗重多方阻

之其議遂寢

夫以長江之勢言之荆門爲之首狼山爲之尾而九江安慶是其脊當使其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後長江之險始爲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觀古來戰爭之時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由南陽鄧州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昔劉玄德投荆州將出樊鄧三顧孔明於南陽者是也由夷陵州以出荆州其一道也昔劉玄德迫於曹公走當陽長坂者是也自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馬氏既定蜀遂取

吳所謂王濬樓船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壽春合肥出濡須又一道也昔孫權徙治秣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以拒之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侯尚圍南郡者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　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觀濤於廣陵臨江而歎曰長江天塹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汚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陽湖出湖口而來亦一道也昔

陳友諒兵夜至石頭城者是也今雖以社稷靈長之福四海寧晏固萬萬無虞然豈可不預爲之慮耶夫留都　祖宗根本重地所關固甚大況隔岸卽餉道之咽喉也昔孫恩盧循猶廣中之寇數至京口嘗貽宋武帝以益智粽宋武帝以續命湯報之用相嘲調今廣中之寇頗爲猖獗倘或流劫他處由福建而犯浙直則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頃刻間耳萬一稍侵餉道能不遺當宁南顧之憂耶然　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爲江上設備者蓋以　高皇帝當定鼎之初南有張士誠

方谷珍西有陳友諒陳友定皆患在肘腋況元之遺孽尚在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雲南方事討除未遑遠畧至建文朝則齊黃以書生當國欲効賈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損宗藩不三年而難作　成祖既靖內難即徙都於燕又將拓定三邊經制宣大榆林延綏諸處以爲門庭之衛視南方之事爲稍緩矣況天下當　二祖創造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慴服罔敢干紀故承平以至於今然治久防亂則講之正在今日也葢操江須假以重權於北京都察院擇一有才力者任之其開府

當在儀眞若以爲去上流稍遠則或於九江安慶諸處其寇子城與沿江各衛皆以屬之湖廣與九江蘇州常兵備亦聽其調遣節制則彼得以稍展其効而江上有事　朝廷亦可以責成之也今仍任扎南京而江上衛所與之絕無相關其所理者唯江上羣偷耳夫緝捕盜賊乃一縣尉之任何必設都御史哉況沿江之守分布雖密畧無總統萬一有警則首尾腹背分爲數截彼此推調莫肯用命而　祖宗根本之重　朝廷饋餉之急顧當責之誰耶則亦不可謂之細故也此固杞人之憂知

不足爲祉稷至計聊書之以備採擇耳